

第二章



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
在福爾摩莎的傳教^{*}

José María Álvarez原著
吳孟真 李毓中^{**} 中譯

第一節

菲律賓「至聖玫瑰(Santísimo Rosario，或音譯為聖地西瑪·羅薩里歐)」教區的設立與其設立的首要目的-道明會傳教士在福爾摩莎傳福音的原因-第一個莊嚴的受洗禮-福爾摩莎人的良好情況-艾斯奇威爾神父(P. Esquivel)興建三座小教堂;庄仔(Senar，譯註音譯為西拿)小教堂莊嚴的啟用典禮-馬地涅斯(Martínez)和哥比薩(Cobiza)神父之死；法蘭西斯克·德·聖特·多明哥(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神父之殉教

天主教會如同充滿良善神性的慈母，同時也將這樣的精神傳佈到所有傳教士生命中，他們的良善本質承自於主，並且傳達給主的創造物—人類。而在傳達主的德行上，再也沒有比以其恩典所譜成的甜美和諧、神秘的樂章，來啟蒙這些異教徒心智、情感的泉源，脫離刺耳愕然之聲這樣更傑出與神聖的工作了。

能完全表現這種聖靈的感知，並與主的恩典相結合的靈魂即是傳教士；「傳教士」若是像一個偉大思想家所說的一般，¹即使不是其宗教的本質，他們仍像樹上的花和果實一般，除了展現其生機盎然的活力外，還吸引了眾人的目光，並且賜予他們鑑賞能力為報酬；又如一處永不枯涸景致迷人的草原般，由於草地擁有如水晶般剔透的泉源，而使得泉源兩岸的綠草如茵而風景宜人。

* 本文譯自José María Álvarez的《福爾摩莎，詳盡的地理與歷史》第二章第一節

** 本文的得以完成必須感謝陳國棟、翁佳音、詹素娟、Julián B. R. Rivera、Esther González Pérez及Guadalupe Fernández Morented等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與指正，特此感謝。隨著經驗的累積與修正，在這一節中我們更正了一些第一章第三節中部份不適當或不統一的譯名方式，相信這將有助於日後其它章節的翻譯工作。

¹ 請參考Balemes，El Protestantismo comparado con el Catolicismo(新教與舊教之比較)。

天主善美的來源即是傳教士們的精神所在，同時仰望著主合而為一，並以多元化方式予以呈現(譯註：意指天主教有許多不同的傳教團體)，各有其自己的方式與道路通往那唯一的目標，有的僅只於沉思觀察，或有的採取積極生活的態度，有的則結合這兩個極端而達到極至，他們透過在教堂時而告解、時而佈道，以及時而引導那些倒在耶穌受難像(譯註：即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腳下，提倡所謂純科學和滿足渴望獲得大量知識人們的過程，不斷地使其(譯註：指傳教士)美德擴大與增加，而其行為使人崇敬。

以熟思及傳播其思考所得以利於他人(CONTEMPLARE ET TRADERE ALIIS CONTEMPLATA)為職志而建立的道明會，圓滿完成其任務並擁有許多值得人們崇敬的英勇事蹟已有七個世紀之久。那裡有需要，道明會傳教士就會出現在那裡予以支援；那裡需要贖罪者的血，道明會的孩子(譯註，指傳教士)就會在那裡，慷慨提供他血管內所流的鮮血，所以，道明會的成員對天主教而言，有如一棵擁有二千年歷史老樹上的新枝一般。在為海霧所覆蓋的新大陸(譯註：即美洲)被發現後，為了將它與舊大陸加以聯結以及延伸天主教教會世界的保護枝芽，他們前往那裡以便拯救人們的靈魂。那兒有百來個不同種族，在其流浪不幸的生命裡，背負著其原罪的烙印，而道明會傳教士則是對這些飄零的人們提出的無聲請求，盡其所能的予以回應。

美洲大陸、菲律賓以及其千百個島嶼，為上帝所憐愛而以海洋隔離，因此亞魏(Jafet)(譯註：亞魏為聖經記載中建造方舟以避洪水的諾亞七個兒子中的第三個兒子)的兒子從未見過或夢想過這些土地，這些地方就這樣出現在勇敢的航行者眼前，爭先恐後地像是急於讓人們認識，並向西方的旅行者(譯註，指天主教傳教士)索取使他們喜樂的秘密法寶。

在征服海洋兇猛的浪潮後，冒險家們與懷有跟瑪蒙(Mammón，譯註，聖經裡貪慾之神)般貪婪的人一起出現在這片土地上，也就是在同一時刻，一批擁有光榮聲名的使者、帶有好運的人以及宣揚天國啟示的使徒們，即道明會教

會以及其身經百戰的傳教士們出現在此地，他們為了天主眼中如此艱鉅但可能成果豐碩，如此值得安慰和頌揚主在世俗榮耀中如此少有的福音率先而戰。在墨西哥聖地牙哥(Santiago)的虔誠道明會教區(Provincia Dominicana)，即是以這些傑出人士和著名傳教者為基礎開始其志業。此外我們也知道，那片開始裝飾西班牙卡斯提亞(Castilla)皇冠的土地(譯註：指菲律賓)，除了具有當時最佳的地理位置外，同時還可將新的傳教活動帶到與該地接壤的帝國，如大中國和日本的土地上，這些地方人口眾多但卻少有傳教士。此一行動是由著名的奧古斯丁教會傳教士(agustino)烏爾達內塔(Urdaneta)和黎牙實比(Miguel de Legazpi)所完成的。

因此，在這世界邊緣地區建立新的教區佈道宣傳福音的決定就這樣形成。來自塞維亞(Sevilla)修院的克里斯奧斯多摩神父(P. Fr. Juan Crisóstomo)獲選向羅馬和馬德里方面請求必要之權力；他是個聖人，有著他所受委託的艱鉅任務所需的特別能力。為了這一艱鉅任務，克里斯奧斯多摩神父在1581年離開墨西哥，在抵達波隆那(Bolonia，譯註：位於義大利)時，他遇到教會的總導師(Maestro General de la Orden)康士塔布列·德·費拉拉神父(Fr. Pablo Constable de Ferrara)，受到很好的接待和讚揚並獲得他任務中所需要的一切。「事實上，1582年7月14日，最受尊敬的總導師(Maestro General)發佈正式信函(Letras Oficiales)給克里斯奧斯多摩神父本人，任命他為代理主教(Vicario General)授權他得以在西班牙境內教區匯集三十名傳教士，並且擁有其管轄下所有教區的恩典與特權。」²

除了珍貴的聖物和祝福外，克里斯奧斯多摩神父帶著兩封由最受尊敬的總導師所發的信函，和兩封由尊貴的教皇格列高利歐八世(Gregorio XIII)所發的敕書(Breve)前往西班牙宮廷，相信自己可以很快達成眾人所殷切期盼的任務

2 引自 P. Hilario Ocio, O. P., *Reseña Biográfica*.

；但是事實與他所想的恰是完全相反，他的請求遭受到強烈的反對，最後，非常令人失望的，他決定回到在塞維亞的修院等待更好的時機。

憑著對天主的信心，克里斯奧斯多摩神父每天不斷向天主祈求。兩年半後，他重新提出請求，這次他毫無困難地便獲得許可，向西班牙各修道院發出一份徵求自願傳教士的通告(Circular)，並獲得令人喜悅的成果；有二十四位天行純良、德行堅毅的傳教士自願參加這個計畫。

慎行之王(El rey Prudente)(譯註：即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國王菲利普二世，因其個性行事皆相當謹慎而得名)在一封日期為九月二十日由托爾塔莎(Tortosa，譯註：位於西班牙東邊臨地中海，位於巴賽隆那下方約一百公里處的岬角)發出寄給菲律賓總督的信件中，贊許稱揚這些教士的成就。在這樣的祝福下，教士們於1586年7月17日從加底斯(Cádiz，譯註：西班牙南端的海港)出發，於9月29日抵達維拉庫魯斯(Veracruz，譯註：墨西哥東岸的一處港口，西班牙殖民時期往來歐洲與墨西哥的船隻皆在此處靠岸)，然後繼續他們的旅行至墨西哥(譯註：指墨西哥城)，在那兒，代理主教神父(Padre Vicario General)在請示過天主以及經過由學問與道德上具有顯著成就的傳教士所組成的委員會商議後，提出了治理此一教區所需的基本命令(Ordinaciones Primordiales)。

從西班牙出發的二十四位傳教士：有三位在墨西哥逝世，其他的傳教士則因一位在菲律賓多智且具影響力的傳教士，傳達了諸多令人不安的消息與不好的建議影響之下，意興闌珊的打消原訂的旅行計畫，使得1587年4月6日從阿卡普爾科(Acapulco)港口揚帆出發的傳教士僅剩十五位；其中三位目的地是澳門(Macao)，他們想在那兒建立一個修道院，但因為當地葡萄牙人無理的懷疑而遭受諸多阻撓，其餘的十二位傳教士則前往菲律賓，在歷經三個月艱辛的航行後，他們終於在7月21日於甲米地(Cavite)進港靠岸下錨停船。

四天後，這些傳教士凱旋進入馬尼拉(Manila)，受到總督維拉(D. Santiago de Vera)以馬尼拉最隆重的方式進行盛大的歡迎與頌揚；他陪伴這些傳教士前往主教堂，教堂內同屬道明會的菲律賓首任主教(Obispo)薩拉查神父(D. Fr. Domingo Salazar)正無比喜悅地等待著他們。

菲律賓「至聖玫瑰(Santísimo Rosario，或音譯為聖地西瑪·羅薩里歐)」教區就這樣成立，達成其迅速宣揚福音的目的，同時在很短的時間內延伸至福爾摩莎島。這一征服行動如同先前在日本所做的一般，是為了有助於日後在中國和東京(Tonquín，譯註：指今日的北越一帶)的傳教，在日本至今仍保有為擁護母親(譯註：指教會)而犧牲無以計數殉教烈士們的榮耀，這些傳道先驅其智慧堪為傳教士們的表率。

我們之前已經提過有名的巴特羅美·馬地涅斯(Fr. 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他是征服福爾摩莎想法的啟發者，而這個想法獲得總督費南度·德·西爾瓦(D. Fernando de Silva)的支持，並付諸實行：馬地涅斯神父是這個有趣的遠征行動的靈魂人物，遠征隊在1626年2月28日從甲米地出發，在5月10日抵達卡加揚(Cagayan)，沿岸航行三日後，他們停靠在該島東北部一處被稱為「聖地牙哥(Santiago)」的地方，隨後不久移往雞籠(Kilung)港，因為那裡港口較深且容易防風，並且將該港稱之為「至聖三位一體(Santísima Trinidad，譯註：第一章第三節譯為聖千里達或可音譯為聖地西瑪·特立尼達)」。

在該小島(譯註：指和平島)的港口入口處，建立了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的城堡。當軍隊們忙於構築必要的防禦工事與建造要塞時，專注於引領他們來此並期盼達成這個神聖任務的馬地涅斯神父和其他五位夥伴，則以天主之名開始興建起一座神壇(templo)獻給「天上之父(Señor del Cielo)」，並希望繼續這份良善的工作，即不僅傳達福音給這些島上諸多野蠻的靈魂，最終也能讓這些信仰基督的軍隊長官和士兵都能滿意他們這次遠征的宗教任務。

這座教堂是獻給「諸聖(Todos los Santos)」，或許是因為是在那一天開始或是結束這個工作；這一直是天主教教會子孫們很虔誠與實際的慣例，以開始或結束工作那一天的聖人節日作為保護者，所以這也讓我們相信他們在福爾摩莎島上所佔領的地方，如命名為「聖地西瑪·特立尼達」、「聖地牙哥」、「聖·羅倫索(San Lorenzo)」、「聖特·多明哥(Santo Domingo)」都是有其意義的。

在福爾摩莎島居住一年的時間裡，馬地涅斯神父完成了第一個西班牙城市的基礎建設及建立第一座教堂的工作，由於馬尼拉上級的召喚，他便與遠征軍的主力一起回到馬尼拉，並在1627年5月5日該地舉行的教團期中會議(Capítulo Intermedio de la Provincia)前兩天抵達。在會議中，各教團以口頭和投票接受與追認福爾摩莎島上的「所有聖者之家」，並指派法蘭西斯可·莫拉(Francisco Mola)神父擔任副本堂神父(Vicario)、赫爾尼摩·摩雷(Jerónimo Morer)、胡安·艾爾魁達(Juan Elgueta)神父、湯瑪士·德·艾斯必利度·聖特(Tomás del Espíritu Santo)神父、聖地牙哥·德·聖塔·瑪莉亞(Santiago de Santa María)神父及法蘭西斯可·艾瑟維多(Francisco Acevedo)修士等神父至該教堂服務。

那些島民在西班牙人靠近時，就因為大砲的射擊而受到驚嚇逃走躲到山裡去，幸虧有無懼工作辛勞和生命危險的傳教士友善而溫柔的前去尋找與對待這些受驚的人們，讓他們了解傳教士在那兒出現不是要傷害他們或帶給他們不幸，而是要讓他們充滿和平與祝福，於是才消除他們的恐懼而願意與這些征服者(西班牙人)來往。

「根據道明會的歷史記載，在福爾摩莎島最先信仰耶穌基督的一個中國基督徒，他的兩個兒子是最先受洗的島上居民。該名中國人與島上的原住民異教徒結婚多年，他也跟野蠻的原住民一起，為了逃離西班牙的軍隊而撤離到雲霧籠罩的山上。這是島上第一個與神父們建立信任關係的居民，並且讓他

的兩個兒子在原住民的崇拜和驚懼的狀態下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受洗禮是在極盡莊嚴的情況下，以當時能力所及的宗教儀式歡喜地舉行。」

「由最高長官擔任教父，在神聖的受洗禮舉行當中，還準備發射砲彈大肆慶祝這個聖禮，表示對此一宗教活動的重視。島上居民們崇拜地觀看這莊嚴的盛況，並自此開始他們感受到這個美好宗教使者(神父們)的啟發，而這些傑出的傳教者也竭力在他們面前以天主的話語和範例來讚頌天主」。³

工作是相當耗神與艱辛的，因為傳教士們基於能向原住民傳教的需要，所以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學習原住民的語言，以便能以不使用武力的方式達成傳教的願望。另一方面，為了取得這項工作的成果，這些最初與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同住在聖·薩爾瓦多島的傳教士們，也常常會橫渡狹窄的海灣造訪分隔在對岸被稱為巴利安(Parián)的中國人聚落，在那兒不久之後便蓋起了一間屋舍與教堂，以便傳教士們去尋找住在附近村莊的原住民。

根據記載，這些傳教士的努力並沒有成空，他們為許多住在雞籠附近的兒童甚至成人受洗，儘管如此仍然對新皈依者採取必要的措施使其通過考驗。

阿杜瓦特(Aduarte)先生在1629年寫道：「我們已有兩棟小房子，並已經為一些小孩受洗……，至於(為成人受洗)將信仰的種子灑播在好的土地上一事，慢得如同神父他們所形容的一般，好像腳上綁了鉛似的進展緩慢；然而與此同時有些原住民成人已經受洗並在教堂內服侍神父了」。⁴

一年後，傑出的艾斯奇維(P. Jacinto Esquivel)神父來到聖薩爾瓦多島上，竭盡其力讓那些原住民皈依天主教，但是他待在島上的時間很短，僅僅停留到他有機會轉往日本傳教為止。在那一年，此島受到在福爾摩莎島常有的大颶

3 請參考P. Fonseca,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lib. 3.º, cap. IV。

4 請參考P. Fonseca,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風侵襲，中國人巴利安的房子和教堂被摧毀；隔天在見到被強風吹毀的殘骸碎片後，艾斯奇維神父以超乎平靜地口吻說道：「讚美天主！這些被摧毀的碎片讓我們有了可以在沙巴里(Taparri)建造教堂的材料。」沙巴里是一個海盜的村落並且兇悍地拒絕臣服於西班牙人，這些人與住在距離聖薩爾瓦多小島(譯註：即雞籠島)1.5里格(legua)的金包里(Kimauri)村落的原住民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胡安·德·阿卡拉索(D. Juan de Alcarazo)強力禁止任何人在沒有其許可下前往該地，然而他卻很樂意地同意艾斯奇維神父前往那裡，並派船艦和士兵保護他。

這個聖人(指艾斯奇維神父)以他取之不盡的仁心和無比的耐心擄獲那些野蠻人的心；他們不能沒有他，如果當艾斯奇維神父前往聖薩爾瓦多而沒有辦法返回與他們一起過夜時，他們會以要逃到山上來要脅。有許多福爾摩莎島的原住民群居住在沙巴里，多年後他們都成為熱心的基督徒，同樣地他們的金包里敵人也一樣成為天主教徒；他們放下過去的仇恨，在天主的國度裡結為兄弟，擁抱同樣的信仰，甚至以勝過於之前互相仇視的熱情來愛彼此。他在沙巴里建立了一間教堂，獻給「施洗者聖·胡安(San Juan Bautista)」，就像先前由維亞那(Fr. Antonio de Viana)修士大力協助下所興建的金包里聖·路易斯(San Luis)教堂和房舍一樣，該教堂(譯註：此處指的應是金包里的教堂)在教團會議的表決同意下升格為副本堂教區(Vicaría)，而第二處地點(譯註：此處指的應是沙巴里的教堂)的概況，由於地近金包里和聖·薩爾瓦多，所以該教堂自然而然沒有被特別提到，而沉默地保留在與沙巴里相關的歷史裡。到了1632年，西班牙部隊向西北方推進了約8里格並且在今日的淡水(Tamsui)港位置興建了另一座城堡。在上級的命令下艾斯奇維神父陪同駐軍一起移往淡水，在那兒稍後建造了一座可供西班牙殖民地駐軍舉行彌撒聖祭(Sacrificio de la Misa)及實踐其虔誠信仰的簡樸小教堂和屋舍，同時也為到鄰近村莊傳道做準備。這座教堂被獻給「玫瑰聖母(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譯註：第一章

第三節譯為羅薩里歐聖母)」，同時由於在西班牙人抵達該港口時，原住在該地的原住民撤離至離該地約1.5里格遠外的地方，因此能與原住民溝通的艾斯奇維神父便前去拜訪這些原住民，告訴他們有關十字架上救世主的教義。然而這些相當粗暴及迷信的可憐人們，就算他們很高興聽到神父所說的，也不敢馬上回應他的呼籲，反而要先請示一隻他們認為會帶來好運的鳥，以便從牠的歌聲中獲得指示；還好這次天主讓鳥傳達肯定的訊息，就這樣，在他們所住的村落庄仔(Senar，音譯為西拿)開始了新的傳教。

天主祝福這項工作，這些在未來依然看不見的福音喜樂超越深層的欲望，給予他們更大的工作鼓舞，同時，那些野蠻原住民在傳教士身上發現到天主自然親切的美德而啟發了這些人的心靈，使他們向天主的福音臣服；無數散居他處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聚集在一起，放下他們長久的仇恨，訂下和平之約，建立彼此往來關係，最後與西班牙人為友，而願與他們交換商品，並且請求西班牙人幫助他們對抗那些仍拒絕臣服於西班牙人的其他野蠻部落。「天主使這份工作如同他自己的工作一般不斷地增加，並使之全面昌盛，而那些曾經過著野蠻生活，生飲鄰人鮮血、生吃敵人肉體的原住民，在傳教士的教誨下已經馴服成為溫柔的綿羊；他們是如此柔順及平和對待其妻子和小孩，還帶他們到教會。」⁵ 這就是傳道者所獲得的成果，在六年的時間裡他們為許多小孩和大人受洗，根據記載，到1633年時已經興建了四間教堂以及其他許多的屋舍，並有一些次要的傳教地區。

根據1633年在備受尊敬的多明哥·龔薩雷斯神父(M.R. P. Fr. Domingo González)當局指示下所召開的教區教團會議，其記錄的第三點中新獲得承認的三個會所分別是金包里的「聖·路易斯·貝特蘭(San Luis Beltrán)」、福爾摩莎島淡水的「玫瑰聖母」以及聖·薩爾瓦多的「諸聖」，而沙巴里的教堂成

5 請參考Sr. Aduarte,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cap.XXIX。

為第四個，至於在中國人的巴利安區所建的教堂並未算在內；其中的三間教堂皆歸功於傑出的開創者艾斯奇維神父。

然而要注意的是，此時先前被派往福爾摩莎的幾位神父中，僅剩下古奇·德·聖·安東尼歐神父(P. Angel Cocci de San Antonino)，他在教團會議中被指派前往中國傳佈信仰，不久之後在那裡壯烈殉教，他是第一位踏上天朝(Celeste Imperio)領土的道明會神父，而維亞那(Fr. Antonio de Viana)修士也在1636年死於金包里；其他的傳教士或前往日本、中國傳教或返回到菲律賓，而由其他新的傳教士暫時性地代理他們的職務。

為了以威嚴壯盛的宗教儀式來加深淡水原住民對基督教莊嚴的印象，傳教士們在與當地要塞虔誠的教徒長官路易斯·德·庫斯曼(D. Luis de Guzmán)達成共識後，西班牙人以盛大的儀式列隊依序隨侍美麗的玫瑰聖母像由淡水要塞出發前往西拿的教堂。

儘管兩地相隔有1.5里格的距離，而且自前一天即開始持續下到當天的雨使得道路變得很糟，儘管泥漿已高及膝蓋，但所有的人都興致高昂沒有任何的抱怨，相反地因為最終他們建造了一座新的宗教棧堡，預示著這些工作的開始是如此地美好，所以他們的心裡都因此得到慰藉，如同引領著士兵們一同前往的要塞長官路易斯·德·庫斯曼所言：

「有一些人先行去通知這些原住民，靠他們的幫忙以樹枝裝飾了街道並串起半個城堡高的爆竹，為了這個活動還奉命準備了一場有趣的劍舞。當眾人竭盡所能裝飾的玫瑰聖母像抵達村莊時，他們把祂安置在教堂內，而天萬里無雲終於放晴，似乎也為這場慶典感到高興；此外，以貞節的玫瑰聖母(Virgen del Rosario)之名舉行了一場彌撒並抬起聖母的塑像遊行，同時士兵舉起火繩槍對空射擊，新的城堡則點放爆竹並開始進行舞蹈，用遊行來向當地的天上之后(Reina del Cielo)致意，並藉此驅除遠古時代就在這片土地上肆虐的邪靈所帶來的痛苦，以及為人所知的不幸。這些原住民顯得相當高興，指揮

官則邀請原住民中的重要人士共進餐點，這是他們期盼已久的事，為了表示他們對此事的喜悅，他們自己突然決定要跳一種他們自己的舞，這舞在我們眼中看來非常不優雅，但在他們眼中不然，反而帶給他們快樂，因為他們每兩人共舞轉一圈就喝一口他們自己所釀造的一種很糟的酒，而靠著喝那種酒所帶來的勁道，可以讓舞蹈持續六到八小時，有時候甚至可以到十小時都不休息；只有那些首腦會偶爾離開向其他部落的首腦挑釁，如同他們以前所做的一般；這是從古老的習俗演變而來，以向空中拋刀和表演反手劍的方式向所有其他島上的部落挑釁，炫耀著表示沒有人像他們一樣擁有西班牙朋友、神父和教堂，這些其他人都沒有。」

「他們想要以他們的方式來舉辦宴會，那像是狗的宴會勝過人的宴會，因為他們所吃的都是腐爛的食品，而那難聞的味道對他們而言，就像是餐點該用的醬料一樣自然。」⁶

留在那兒的是法蘭西斯可·德·聖特·多明哥神父(P. 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和安德列斯修士(Fr. Andrés)，回到淡水「聖特·多明哥(Santo Doming)」要塞的則是艾斯奇維神父、路易斯·德·庫斯曼和士兵。

在那裡聚集的原住民不僅是為了觀看聖像，也是為了要觀看天主教的祭禮儀式及傾聽吟唱讚美詩(Salve)；他們常常要求安德列斯修士重複吟唱。由於為了要慶祝聖母取潔瞻禮(Purificación) (譯註：2月5日)，而需將該聖像移回要塞，但是當聖像經過村莊的淡水河邊時，這些原住民感到一股突如其來的失落，神父不得已只得照他們的堅持與請求，將聖像重新送回村莊，聖像一直保留在該地直到原住民們的恐懼和疑心完全消除，才再移往距離淡水要塞僅僅0.5里格的地方。

6 請參考Sr. Aduarte,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Santísima Rosario, lib. 2°, cap. XXXV.

很快地，傳教士就與該島北部不同部落的原住民有所接觸，甚至往東邊可抵達雞籠，然後再沿著海岸延伸到西部，「那兒有二或三個小聚落」艾斯奇維神父在其報告(Relación)中如此寫道，並且還在1632年自淡水要塞深入河的上游發現一處廣大的平原，該處即是今日福爾摩莎島的首都台北，該平原上有不少的聚落以及淡水河的支流稱之為基馬遜(Kimazón，譯註：即指今日之基隆河)(中國人則稱之溝川(Kau-san，譯註：在第一章第三節則稱之為番仔溝))，從這裡他們能與主要塞(譯註：指「聖·薩爾瓦多」城)或雞籠保持聯絡。

在這段期間傳教工作碰到幾個令人哀傷的損失，首先是前教區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的落水溺斃，接著是哥比薩神父和瓦艾斯神父(P. Francisco Váez)，他們以勞苦一生所做的工作來換取在永恆世界不可言喻的喜樂。

以美德而不是家世聞名的馬地涅斯神父生於魯格紐(Logroño，譯註：西班牙西北方近法國邊界處)城的羅西優(Rosillo)，在那兒，他以照顧父親的羊群度過青年時期。好不容易獲得雙親的首肯到薩拉曼加(Salamanca)學習數學，然後在那兒成為道明會的修士，在1602年2月12日就任聖職，隨後因其天資和德行成為艾那雷阿卡拉大學(Universidad de Alcalá de Henares)的公費生。

他自願前往菲律賓。在抵達菲律賓後不久，就被派到比倫洛(Binondo，譯註：原文為Binondoc)為中國人傳道，並藉此學習到優秀的中文；這一點融合他其他優秀的特質，讓他在1618年被任命為菲律賓的大使前去拜訪廣東副王(Virrey，此處應是指兩廣的總督)，進行一項遭受澳門葡萄牙人頑強反對，既不可能實現也無法達成的重要任務。除了他所接受的神聖工作外，他察覺到時不我予，並且因此為不斷浮現在腦海中期望能到中國傳教的念頭所折磨；由於這個原因，等到後來有機會肩負這個榮耀的職責時，他毫不猶豫便接受了。而且他此次旅行也不全然是無用的，在他試著返回馬尼拉時，他所搭乘的船隻被大風浪吹打到福爾摩莎島的海邊，就像人們所說的一般，而他也因此有機會觀察它與天朝(Celeste Imperio，譯註：即指中國)和日本相鄰的特殊

地理位置，也因此日後他向馬尼拉最高當局提出其征服福爾摩莎島的計畫，並且自始至終他都未曾放棄過這個目標。

我們曾在前面提及遠征部隊在雞籠港豎起(西班牙)國旗一事。1629年在他結束所屬教區的事務並且獲得許可後，他再次前往福爾摩莎，在此地待過很短暫的一段時光。未幾，殘酷的死亡以令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斬斷他珍貴的生命之源，奪走其生命。

一天，他乘坐一艘不是很堅固的船從新的淡水港前往聖·薩爾瓦多，這艘船在強風大浪中如同玩具般被打沉，船上所有人員幾乎都被海浪淹沒而死，這一事件發生在他返回臺灣的同一年(1629年)8月1日。在他不幸溺斃之前，曾親眼目睹荷蘭軍艦攻擊淡水以及荷蘭人的挫敗，並且也見到紅黃相間的西班牙國旗飄揚在該地的榮耀景象，而這是他一直希望能在福爾摩莎島上見到的。道明會教會史有關他的記載是：「他是一位傑出的人物，終其一生相當的嚴謹，除了因其清貧、守紀律、禁食和齋戒獲得讚揚外，還因為他性靈上的健康而著名，不但堅持其諸多偉大的志業，同時也對窮人非常慈悲；他不僅預言了西班牙人對福爾摩莎島的征服行動，對他自己不幸死亡一事也有預感」。

不久之後，馬特歐·德·戈比薩神父(Mateo de Cobiza)神聖地死亡。他是艾斯特雷馬度拉(Extremadura)人，同時也是塔拉維拉王后修道院(Convento de Talavera de la Reina)的成員，在1628年9月3日即抵達福爾摩莎島協助早期的傳教工作。

這一位有著罕見聖行的可敬神父，傳教士們不是僅僅談論他那些偉大的美德，甚至於他的一些細微的事蹟也獲得人們的讚美，因此他受到所有人的愛戴與敬重。曾聽他談及許多天主在其(指戈比薩神父)身上顯現奇異徵兆的安赫·古奇神父(Angel Cocci de San Antonino)證實說：「火災會發生在那個村落以及我們教堂前的一座房舍發生火災前，他都事先便已經看到且提出警告；

同樣的事發生在島上的一件大竊盜案上，有許多珍貴的物品被人從皇家倉庫中拿走；而荷蘭艦隊入侵淡水一事，雖然他一開始並沒有非常清楚的預見，只是看見有三艘荷蘭船隻佔領一座教堂並興建一座新的教堂，但是整個事件的過程呈現的相當清楚。而靈魂的消逝，他先前就曾看過許多次；甚至馬地涅斯神父之死，以及我離開淡水前往中國時所遭遇到的船難，他都曾預見過」。

有識人能力的艾斯奇維神父(Esquivel)，還曾數次淚灑戈比薩神父之墓；他是如此相信他在天之靈的庇護，甚至在有一次生重病的時候，還讓人至戈比薩神父生前於聖器室所開鑿的一口井中取水來醫治。

在1633年所召開的道明會教團會議(Capítulo Provincial de los Dominicos)中，該會議用以下的言辭讚美道：「舊傳教士及神父們，其實至名歸的偉大聖行名聲不僅在其教會兄弟間流傳，同時也廣為世俗人們所瞭解。他以謙遜的態度建立名聲，以血的紀律和時常只進食麵包和水進行長期齋戒的方式來戰勝敵人，所以他被賦予先知的靈魂；天主數次出現在其夢中，至聖的母親瑪麗亞(Virgen Santísima)也不只出現過一次；他所擁有的並不只是有利於其他人的救贖，他自己也因此受益。最後如他生前所預言，平靜溫柔的死亡然後沉睡在天主身旁」。

如果如同經驗所證明的一般，即所有大志業的成就都必然要有很多傳教士犧牲的話；那麼經由歷史所驗證的，天主教教會的犧牲，則是由染滿殉道者無辜鮮血的英雄事蹟所成就的，這些傳教士們是以他們血管內奔流的生命氣息，來完成他們對主的承諾，一直到他們高尚的靈魂劃上休止符的同時，方才闔上其雙眼呼出最後一口氣。同樣的，最初前往福爾摩莎進行傳教的傳教士們也皆具備了這些特質，而由他們所開創的志業，也絕不會因缺少其他後續的勇敢靈魂參與而無以為繼，其他的傳教士將填補他們所遺留下的空缺。

我們之前提過，戈比薩神父的死讓人感到極度的悲傷，但不到三年，在淡

水等地西拿(Senar)村落傳教的瓦艾斯神父(P. Francisco Váez)，也成為他傾注祝禱的這些野蠻人的犧牲品。在淡水河即聖特·多明哥(Santo Domingo)要塞所在地的另一邊居住著班道(Pantao)人，他們與庄仔村落的居民有著世仇，而庄仔村落的居民則是最先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人們。艾瓦斯神父期盼讓已經準備好接受基督信仰的班道(Pantao)居民也成為天主教義的參與者，而他也知道他們心中互相都對彼此懷恨在心；於是他將其想法告訴庄仔的居民，他們同意此一想法，甚至最後還派某些人陪伴他。然而，他們的報復心卻又很快地浮現。據說，在一次眾人喝得爛醉如泥之時，這些庄仔人決定阻止天主的崇高思想進入，要殘酷地殺死天主所派來的使者。爾後他們真的埋伏在瓦艾斯神父前往敵對村落時的必經之途，並從那裡射出他們的箭，神父側面中箭導致他身受重傷。艾瓦斯神父跪倒在地，為謀殺他的人們獻出他的生命以拯救他們的靈魂。

艾瓦斯神父臨死之前，很驚訝地看到領導這次暗殺的人，就是他之前將其從牢獄中釋放出來的人，他向他們簡短深切地說道：「比拉(Pila)，怎麼會這樣？我不是到這裡來教你們上主神聖的道理嗎？你們就為這個而殺我嗎？」然而，這班惡徒在見到血之後，反而以萬箭齊發來結束他的生命。待艾瓦斯神父一死，這些人就砍下他的右手臂，並從嘴巴將頭顱一分為二，將之帶往他們所藏匿的山區，只留下孤零零的舌頭和下頷骨，他們以為在山區那裡就可躲過西班牙人的懲罰。上天是不會讓犯下這殘酷惡行的一千人等逍遙法外的，如同艾瓦斯神父的同袍奇洛斯(Quirós)神父所言：「那些殺死法蘭西斯可·德·聖特·多明哥(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譯註：即艾瓦斯)神父的惡徒完了，因為其他原住民們都獲知這樣的惡行，並且為了神父的死而要找他們替神父報仇。幾乎在同時，該村落因天災失去了他們的財產、房子及船隻，並有超過29個人死亡，但是該流域其他村落的人們卻沒有遭受任何的損傷

」。⁷ 艾瓦斯神父的屍首一直被防腐保存著直到荷蘭人佔領雞籠前夕。根據一份古文件的記載，天主教徒們為避免其屍首受到異教徒黨羽的褻瀆而將之支解各自保存。教團會議記錄(Actas del Capítulo)記述如下：「眾人皆知艾瓦斯神父擁有熱情虔敬的信仰，為人極為謙遜且對其同伴和鄰人都保持友善與慈悲」。

雖然艾瓦斯神父是葡萄牙人，但他是在西班牙薩摩拉(Zamora，譯註：位於馬德里西北方約300公里處)修道院成為道明會的一份子。1615年他從薩摩拉出發前往菲律賓；然後在卡加揚(Cagayan)地區待了一段時間並向這些(原住民的)靈魂傳道，之後再前往福爾摩莎，在此地，他熱忱地致力於安撫當地居民剽悍的性格，為真理作證而拋灑他的熱血，堪視為福爾摩莎島上的第一個殉教者。

⁷ 請看附件第一封信。

